

记者手记：

6月1日，Fu大爷正式“退休”了。他说，最近的单量少了许多，不光是药品单少了，所有的单子都少了，而且单子一出来就瞬间抢掉，说明骑手比单子多了很多。武康路上拍照的人回来了，马路上的长旗袍回来了，喝咖啡也要排队了，熟悉的上海，真的快回来了。



我的共享单车骑了65公里，但只接了13单，效率很低。

很多人好奇我为什么不骑电动车，高个子也有高个子的苦恼，我一米九二的个子，适合我头围的头盔，真的买不到，包括之前骑卡丁车也一直未找到适合的头盔，不得已我只能选择共享单车。我主要配送范围是富民路方圆五公里，当时不敢接多了，因为小蓝车只有一个筐，如果碰到个吃火锅的，我根本就装不下。

优化了送货策略 全职送药

当天晚上回家后，数学系出身的我分析了后台的订单，发现13单里有两单是送药的，药品轻，体积小，优先级也最高，药品一般也是就近配送，这个距离，我的小蓝车不输电动车，一次最多可以接6单。因此我重新优化了自己的送货策略：只送药店的订单。

所以，第二天，我在骑行里程上由65公里降低到45公里，减少了30%，运力却增加了70%，一共接了22单。我记得，22单里面有1单是给一位老人送药的，老人独居在武康路上的小区，夫妻俩住在松江，夫妻俩打来电话说，能不能帮老人买些吃的，幸亏，昨天配送了几单超市的订单，牛奶、饼干、方便面算是给老人续上了。

有一天，我经过徐家汇天钥桥路，那里是我常去各大厂牌讲脱口秀的必经之路，往常，这里人声鼎沸，现在，当你骑着共享单车，发现那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我下意识地想着说点什么，但因为送药不能停，我就拿出电话，一边骑车，一边拍了一个短视频。

其实，因为我的装扮并不像骑手，出门常常被交警拦下来，警察以为我自己出来的，等我出示了工作证明，看了健康码是绿码，他也很讲道理，很快就会放行。再后来，警察都认识我了，有一次，骑到高架下面，警察远远地招手，告诉我，要注意骑行安全。

以前在我的印象中，外卖小哥都是可以月入过万的收入的，做了外卖小哥，才知道他们太苦太累了，一单也不过六块、十块钱。而疫情期间，药品配送不仅存在运力不足的问题，药店内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特别是在系统超时问题上，与生计挂钩的，大家都特别在意。有快递小哥说，美团还在收取外卖骑手的超时费，这个还是要呼吁一下。

因为，订单超时通常会卡在药店里，目前，一般药店会配备一个负责单子的人，一个负责配药的人，药店的系统也只会先开15分钟，而这15分钟就会一下子涌进来200个订单。他们关掉系统后，再一个个配药。等做完了，再打开系统，就这样循环。

以我的经验，至少要等15分钟，甚至半个小时，慢了，还会等1个钟头。有一次，一个大哥牙齿肿了，急需消炎药，我一直等药，等了一小时才送到，感觉特别抱歉。但也有些居民囤酒精，十瓶十瓶的买，非常耗费外卖运力，如果你是封控在家，又不是特别紧急必备的物资，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囤。

在疫情期间，我零零散散接的单子，有很多细节和故事，也让人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可爱。

来上海五年半，我一个老北京说着还算顺溜的上海话，因为，我喜欢上海这座城市，这次做外卖小哥，会一直做到4月11日，因为我期待着我爱的那个上海快回来，去巨富长的咖啡馆，坐下来慢慢喝咖啡，应该不远了吧。📍